

网红寿喜烧

□ 陈家俊

周末那天正逢小女生日,现在的年轻人追求快乐生活。前一天我在电话里对女儿说:“明天你生日,下班后你们小夫妻俩回家吃个饭吧。”女儿像只小麻雀一样地叽叽喳喳说老爸不领世面,辛辛苦苦在家“买汰烧”,没这个必要,让我等她的电话通知,我默然挂了电话。

到了周末中午,女儿来电话说晚餐已预订好了,叫我傍晚去徐家汇天钥桥路市四中学对面原城开集团楼宇里吃日式火锅自助餐。我查百度有地下停车场,就欣然驾车前往。

说实话,我已经好久没去徐家汇逛逛了,那天是周末,徐家汇这个上海市商业副中心人来车往,好不热闹。太平洋、港汇、市百六店、美罗城等处霓虹灯闪烁,人间烟火气回来了,这才是魔都一角。马路上的行人大多都戴着口罩,但也有一些年轻人没有戴口罩。这也是自今年一月份国家防疫部门宣布新冠疫情进入乙类乙管后,人们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春天。

怀着喜悦的心情来到了寿喜烧,偌大的四开间门面,门廊外摆放着许多凳子,乌压压的年轻人群都自觉地坐在凳子上,刷着手

机、聊着天,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惊得老汉我有点目瞪口呆,这不是吃个饭吗?值得吗?

瞅着女儿女婿孑孓而行笑眯眯地来到我面前,我不禁嗔怪道:这么多人,要排到啥时候啊?

女婿拿出手里的预订单让我看,啊!前面候有40桌。女儿兴高采烈地对我说:“老爸,这个是网红店,我想了好多时候了,您老就安心排个队吧,我俩去汇联逛逛,顺便给您买点好吃的。”说完莞尔一笑,携夫君逛店去了。

呵呵呵!免了“买汰烧”,代之以排个队,值吗?

既来之则安之,拿个凳子坐下来,从包里取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这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作品表面上描写了老卡拉马佐夫与三个儿子的冲突故事,实质上是展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家庭、道德和人性的悲剧主题。

我在餐厅领座员不断的报号声中阅读,偶尔抬头看看周围,突然觉得自己很另类,一是年过花甲挤在年轻人之中;二是唯有我在看纸质书籍。顿时有点不自然起来,大有茕茕孑立之感。然而,没人注意我,更没人在议论我,是我自己想多了。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等候终于叫到我了,我们仨入座了。不知是饿了的原因还是通过排队劳动得来的美食特别香,反正那天的食物的确很好吃,怪不得排队的人那么多。

一顿网红美食使我感到,餐饮业正在慢慢地恢复起来,人们在安居乐业之中消费的拉动也会趋于上升。其次,我们老年人也要善于和年轻人在一起,与时俱进,那样,我们才能保持一种年青者的心态,做到老有所乐。

有网友问我:排两个半小时的队吃顿饭,值不值?拙以为:值。

前几天我去一家农家饭馆吃饭,老板热情地介绍他饭馆的特色菜——马兰头拌香干,老板说这道菜的主材马兰头是从乡野里采摘的,味道正宗。我一阵惊喜,没料到久违了的马兰头居然在这里与我重逢。三、四月份是野菜盛产的季节,清明前后马兰头特殊的香味最为吸引人,而马兰头一旦过了清明就会逐渐变老,因此现在是最适合吃马兰头的。

我小时候物质匮乏,每到春天母亲便带着我去挖野菜马兰头,母亲还会教我唱马兰头的歌谣“马兰头,马兰头,春天到了就探头”。马兰头又名马兰、田边菊、泥鳅菜、鸡儿肠,生长在原野山坡上、田埂边、沟渠畔、竹篱茅舍旁,在春天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野外挖出的马兰头茎长两三寸,带点红色,茎部叶子呈椭圆,顶端尖,碧如碧玉,肥硕丰腴。记得那时随大人一起采摘马兰头的孩子很多,这正如宋代陆游诗云:“离离幽草自成丛,过眼儿童采撷空,不知马兰入晨俎,何似燕麦摇春风。”

儿时马兰头是我们家充饥的食物,母亲将其清洗干净,锅内放上少许杂粮,然后放入适量食盐、生姜、清水,母亲再将马兰头放入锅内,文火煮熟,出锅时洒上些许葱花,一道香喷喷的马兰头杂粮糊就大功告成了。全家人手捧一碗温热的马兰头糊糊,饥饿在不觉中消散。后来日

子转好了,马兰头不再是人们果腹的野菜,而成为人们调口味的绿色食品。马兰头的吃法通常是用开水焯后放凉,切碎了拌入香干或者是花生米,加入盐、鸡精、醋、香油、蒜泥食用,口感很清香。母亲春天里最擅长做的一道野菜是笋丝炒马兰头,这道

菜的做法简单,马兰头采回后清洗一遍,将锅里的水烧开后,捞出马兰头,切成碎末,把炒锅加热,倒入少许油,油热后加入笋丝炒至笋丝金黄,将马兰头碎末加入锅中,并加入适量的盐、姜末、葱花,翻炒均匀即可。这道笋丝炒马兰头,稚嫩的马兰头吃起来清香软糯,搭上脆脆的笋丝,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马兰头含有较丰富的蛋白质、脂肪、无机盐和维生素、钙、磷、铁、钾等,中医认为马兰头性味辛凉,有清热解毒、散瘀凉血、利湿消肿之功效,适合春季养生食用,不但能补充维生素,缓解春困,还对咽喉肿痛、痛疖疔疮、黄疸、痢疾肠炎、饮食积滞等症有效。常食马兰头对降低血压、保护心血管有益,也有一定的抗癌作用。

自从在农家饭馆吃了马兰头拌香干,我便想自己在家做这道菜。我拿着剪刀、铲子,睁大眼睛在可能有的地方四处搜寻马兰头的足迹,可惜只在小区西北角的杂草丛中发现了星星点点的马兰头,这还不够我炒一盘菜呢!望着城市里钢筋水泥的丛林,我感叹自从到城市安了家,我离家乡就渐行渐远,心里不禁伤感起来。家乡的马兰头出身寒微但不怨天尤人,它们与杂草为邻,与春风为伴,朴实无华,默默奉献着自己的芬芳,母亲做的马兰头菜入口总是那么滑嫩,味道总是那么清香,于是我更怀念那段跟在母亲身后采摘马兰头的童年时光了。

春来马兰香

□ 阿海

桂花苑

刊头书法 桑仲元



丁薇薇

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学士,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硕士、博士。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绘画史、画学文献,兼及国画创作。学位论文曾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著有《秦淮书画》(合著)、《中国画论中的美与丑》,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上海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等多项研究课题。

近年来参加有“上海高校艺术界女性作品花韵艺术展”“沪上飞天——第二届上海高校女教师作品展”“相约阜宁——沪上书画名家学术邀请展”“梅陇春韵——沪上四人国画联展”“阅韵深美——刘海粟师生展”等展览。

书画艺坛



▲ 国画《蝶恋花》



▶ 国画《清味》

春,是一场相逢

□ 温锋

斜风细雨
一针一针绣向蓑衣
斗笠上的箬叶
也承载不起
一个季节希望的意义

埋头牵引的老黄牛
甩甩尾巴喘喘粗气
老人手里的犁耙
一把精致的檀木梳
把一坡坡梯田
打理成直通南天门的天梯

土家姑娘把吊脚楼前的
桃花,梨花,李子花
织成春的嫁衣
站在天梯口
伸手,春天,触手可及